

谢谢你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A Dog Named Sluggo

[美] 莉娅·布里尔·辛格◎著 李昕恬◎译
Leigh Brill Singh

你来过一阵子，
却陪伴了我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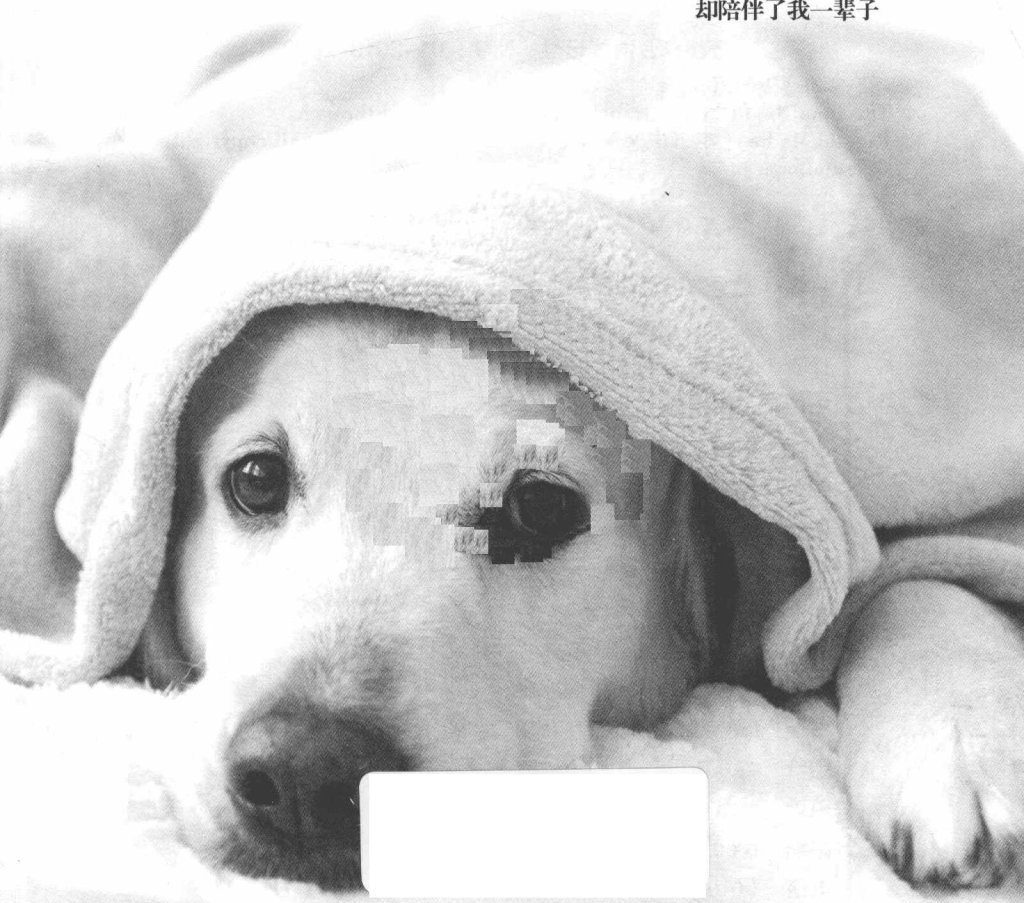


谢谢你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A Dog Named Slugger

[美] 莉娅·布里尔·辛格◎著 李昕恬◎译
Leigh Brill Singh

你来过一阵子，
却陪伴了我一辈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 (美) 莉娅·布里尔·辛格著; 李昕恬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3

书名原文: a dog named Slugger

ISBN 978-7-5057-4615-2

I. ①谢… II. ①莉…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05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9-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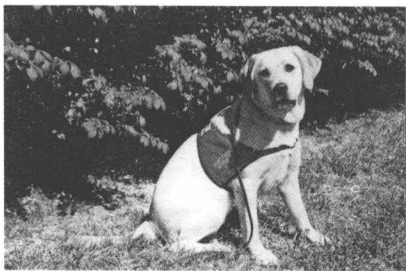
© by Leigh Brill Singh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Email:copyright@rightol.com)

书名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作者 [美] 莉娅·布里尔·辛格
译者 李昕恬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8印张 131千字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615-2
定价 4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78009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谢谢你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的脚踝无法正常活动，我只能蹒跚前行，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接着我摔倒在地上。颠簸不平的地面简直快把我的身体给撕裂了。

早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比起摔倒在同学面前，更丢人的莫过于让他们看到我流泪。因此，我努力咽下了涌上喉头的抽泣。

一个男孩喊道：“我们队伍里怎么有个单腿跳？她就是个瘸子。”这样的嘲讽一直萦绕在我的童年。

如今，嘲讽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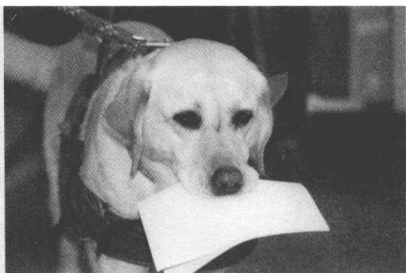
我和斯拉格一起走下大厅，朝着他的训练师薇琪走去，她就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俩走得不快，看起来又很笨拙，但是我们在一起前

行。我一直都在努力追赶他人，直到后来，我有了一条无与伦比的狗，他陪伴着我，心甘情愿地走在我的左右。

我冲着薇琪露出牙微笑。

回应我的不是微笑，而是流过她脸颊的眼泪。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心沉到了谷底：“怎么了？”

“没事，”薇琪说道，“一切如常，一切顺利。”她擦掉了脸颊的泪水，接着说，“我知道这条狗，当我亲眼看到他对你的反应时，我就知道没有问题。你们注定要互相陪伴。我虽然预感到了，但斯拉格比我更清楚。”



谢谢你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序言

我的双手又开始颤抖了。我我从钱包里拿出一枚硬币，但是颤抖的手指让这个任务变得像神经外科手术一样错综复杂。这是脑瘫患者的通病——有时，我就会这样莫名其妙地颤抖，完全不受控制。商店的收银员一脸倦意地站在我面前，她还是不能理解。她叹了口气，显然是希望我快点付钱。我当然也想。

最后，我终于抓到了硬币。在我准备把钱递给收银员的时候，我的手指滑了一下。同往常一样，叮当一声脆响，硬币掉到了地上，滚过了我轮椅紫色的金属腿。现在，我根本够不到它了，还好我知道该做什么。我温柔地示意了一下等在旁边的同伴，他按照我的示意完成了任务。他帮我拿



回远处的硬币，小心翼翼地放在收银台上，接着又站回我的身旁。这时，我会微笑着看着他。现在，疲惫的收银员也咧开了嘴。“太厉害了！”她欢呼道，“我还不知道狗狗可以这么做呢！”

我的斯拉格是一只拉布拉多犬，他一直用舌头舔着自己的下巴，似乎是要除掉硬币的味道。他是只受过高级训练的服务型犬。对他而言，用嘴叼着滚落的硬币，再按命令吐出来，早就习以为常。斯拉格已经习惯了帮我拾回我手里掉落的东西。我的行走伙伴也会帮我带着随身物品，拿着我的手机或是帮我推开沉重的大门。他对我矢志不渝的奉献给我带来了信心和欢乐。有他在我身边，我找到了改变生命的力量——无条件的爱，是他让我明白即便是再大的艰难险阻，我们也能跨越过去。



目 录

第一章	
6年前——亟须帮助	0 0 1
第二章	
意料之外的答案	0 0 9
第三章	
约会日	0 2 0
第四章	
第一课	0 3 3
第五章	
伙伴之路	0 4 4
第六章	
测试	0 5 9
第七章	
好狗、坏狗、脏狗	0 7 5
第八章	
校园中的大狗	0 9 4

第九章	
当猪飞起时	1 0 7
第十章	
三人行	1 2 1
第十一章	
转变	1 3 8
第十二章	
参与战役	1 5 5
第十三章	
内心深处	1 7 4
第十四章	
柠檬水中的牛奶骨头	1 8 5
第十五章	
决定与春风得意	2 0 5
第十六章	
重归的承诺	2 2 8
第十七章	
永不消逝的记忆	2 4 4

第一章 6年前——亟须帮助

1992年10月的一个下午，猩红色的橡树和白蜡树在风中摇曳生姿。在猎猎寒风中，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校园里最挺拔的大树也嘎吱作响，好似在哀叹树枝上的寒冽一般。一边朝着研究生教室走去，我一边想，我的骨头肯定也在发出这样的声音。22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弗吉尼亚州秋日的严寒会加重我先天性脑瘫的症状——我也见多不怪了。我不会纠缠于此。我的社区机构咨询的研究生学业刚开始，现在我只想专注于自己的学业。沉浸在学习中可以让我忽略身体上的伤痛，让我忘记不久前脚部的骨折。我背着塞得满满的背包，坚持着向前走。

走道上的人昂首挺胸，迈着强有力的步子阔步向前。为了尽可能避开他们，我选了看似更为安全的草坪。草坪上的人少得多。我踏着青草，朝着异常心理学的教室走去。我好不容易

才把两本笔记本、一本课本还有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塞进我紫色的背包中。走在路上，我已经觉得不堪重负了。背包顶端的拉链没有拉上，它的边缝因为东西装得太多而变形扭曲。我的身体也是扭曲的，虽然我不想承认这点。

我脚下的草地颠簸不平。对我这样的腿来说，这种地形可谓危险重重。我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落脚点，但是刺骨的寒风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寒风刺痛着我的脸和我的手指，我的指尖已经没了感觉。

我把左手伸进防寒外套的口袋里，摸索着我的黄色手套。可惜，冻麻的手指完全无法抓到它。我的手套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落在了地上。“太好了。”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弯下腰去捡手套。蹲下的时候我应该小心点，应该慢一点，才能在崎岖不平的路上保持平衡。但是，我的身体向前倾斜，好像准备翻跟头一样。

突然间，我的身体失去了控制。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痛得无法呼吸。我试着吸气，但是这感觉就像是稻草里吮吸浓稠的奶昔一样。我感到一阵眩晕，每呼吸一下的痛比寒风还要刺骨。我闻到了泥土的味道，舔到了唇上的沙砾。

我躺在地上，脸对着走道，样子就和小孩子们喜欢把耳朵贴在铁轨上，想听到火车到来的声音时一样。但是浑身颤抖的我，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就连那呼啸经过的山地车的咔嚓声我也没有听到，直到骑车人在我身后大喊：“哇，厉害啊！你走路那样儿，真是优雅！”他的声音中满是嘲讽、嬉笑。听到声音，我抬起头，入眼的是亮蓝色的弹力裤，裤子下的肌肉轮廓分明，紧致结实。当他骑车经过我时，他腿上的肌肉依旧弹性十足。

“闭嘴！”我感到一阵窒息。由于不能呼吸，连我的反应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蔫儿了下来。不过，我内心的声音现在异常清晰，脑海里闪现的是广为人知的口头禅：放松下来。尽快放松下来，痛苦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我只有8岁。我还在医院里准备接受外科手术，在儿时的记忆中，历历在目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当时，一位工作人员扶着我躺在担架上。担架上很舒适，上面的毯子很温暖，在我的手脚被束住时，我没有任何反抗。我被推到了一间宽敞的等候室中，其他的男孩和女孩也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一个护士像猫一样在他们之间穿梭。突然，她注意到了我，看起来好像要扑过来一般，好在她只是走到我的身旁。我的病号服（病号服是黄色的，上面是一排排快乐的泰迪熊）

被脱了下来，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腿上传来的刺痛让我哭了起来。护士拍着我的肩，安慰道：“宝贝儿，试着放松一下。尽快放松下来，痛苦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我的现实世界变得模糊，就像阳光下化开的黄油一般。父亲的面庞、母亲的声音以及紧贴在我身上的床单，一切都在我进入手术室时颤抖起来。手术室里全是放光的金属和蓝绿色的瓷砖。里面的人也是蓝绿色的。他们戴着帽子、面罩，穿着医疗服，看起来像是些奇怪的乌龟一样。后来，我经常会在噩梦中梦到那些乌龟。他们是谁？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要对我做什么？

不知道是谁的手松开了我手脚上的束缚。他们要放我走了吗？上帝啊，让他们放了我吧。求求你了！我被放在一张金属桌上，头顶上挂着炫目的灯，那时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灯。炫目的灯光让我睁不开眼，但我能感受到灯光发出来的光热烤着我的皮肤。戴着手套的手指在我的胸口涂了凉冰冰的凝胶，接着在上面放了两个小小的白色圆盘。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一只手朝着我伸过来，我听到了我的主治医生熟悉的声音：“莉娅，放松点。我们把这两个小片儿放在你胸口上，这样就能听到你的心跳了。如果能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

那就说明你的心脏还在工作。”我想告诉医生我压根儿不关心我胸中的火车，我只想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可我的嘴唇丝毫没有反应。

一张黑色的橡胶面具像掠食性昆虫一样在我脸上盘旋。它离我的脸越来越近，我都可以闻到一阵恶心的味道。我的胃里一阵痉挛。我试着扭过头，吸一大口干净的空气，可是一只戴手套的手固定住了我的头。“到睡觉时间了。”一个护士说道，她轻抚着我的脸庞，接着说，“莉娅，吸气，放松。试着放松下来。”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摔在了草地上，我努力重复那些话，让自己保持镇定。我慢慢站起身，用手套拂去了脸上的灰尘，拨开了挡在脸上的头发。这一摔，把我包里的东西都摔了出来。我小心翼翼地收起东西，从草地上捡起我的钢笔，掸掉了笔记本上面的尘土。《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的栗色封皮也摔破了——封面中间露出了一条白色的裂缝。我颤抖着双手将撕破的书放进背包中。我发誓一定会尽快把书皮粘好。我的胸口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左手腕颤动着，双手划破的伤口也流着血。我能从哪儿找个胶带把书粘起来呢？

我努力咽了口唾沫，撑起身，一瘸一拐地朝着教室走去。

当我到教室时，戴眼镜的红脸教授正站在黑板前画着精神疾病图。我走进教室时，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身对我怒目而视：“上课时间是4点，不是4点15分。”

“抱歉，我迟到了。”虽然没有意义，但我还是道了歉，接着坐到了第一排的空座上。

我疯狂地将图抄画在我的笔记本上，好将自己的情绪——痛苦、愤怒、无力感抛之脑后。我不想察觉自己的情绪。只是那晚，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绵延的黑暗带来了让人厌恶的痛。嘴里含着几粒阿司匹林，脚上放着热敷用的毛巾，我意识到我根本无法逃避，也不能再继续否认。事实越过了愤怒，从我嗓子眼里涌现出来。黑暗中传来一声哽咽：我需要帮助。

一大早，我约好了与另一位医生的会诊时间。几天后，我到了他的办公室，那个白发苍苍的专家让我不必担心。他说，我很漂亮，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优秀的男人来照顾我。我怒不可遏。我想，谁说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但是，医生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我只好把问题憋回了心中。他的声音非常温和，好像在哄婴儿一般：“你的身体无法继续承受你对它的要求了。你需要坐上轮椅。”

我把手抽了回来。不！我内心的声音呐喊着。我不！

当我还是那个在我祖父弗吉尼亚州雪兰多山谷的农庄长大的小女孩时，我便一直挣扎着做个正常人。祖父的谷仓是我儿时的天堂。我喜欢在牛棚里漫步，探索每一个落满尘土的晦暗角落。有时，我会在谷仓里发现其他的难民：在贮藏的干草中抚养猫崽儿的母猫。细微的猫叫声会从它们隐蔽的托儿所里传出来。我会循声而去，直到找到它们为止。在找到它们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头满是敬畏，让我无法呼吸。我找到的那些小生物似乎也停止了呼吸。它们就那么盯着我，看起来如此脆弱无助。它们的双眼就像刚点亮的火焰一样，闪烁着警觉。

在我小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也是谷仓里的小猫，害怕被人察觉，担心他人看到我糟糕的样子。那时的我不知该如何面对恐惧，甚至对此无从谈起。我只能做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全身心地关注自己的外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与常人一样。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对外表的坚持做到了极致。现在，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坐上了轮椅，那怎么还能看起来像正常人一样？我怎么能做个正常人？不过，这些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太严重、太可怕，我根本无法说出口。我只能礼貌地对医生点点头，感谢他这次的会诊。

给微笑的接待人员付完钱，我便夺门而出，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我站在医院外，靠着墙，把手放在坚硬不平的墙面上，让双手镇静下来不再抖动。我低着头，紧紧闭着眼，好像片刻的黑暗也可以带走让我恐惧的现实。“求您了，上帝，”我喃喃道，“让我找到另一个答案吧，一个适合我的选择。”

